

The Double Sources of the Legend of the White Snake and Its Overseas Influences

ZHANG Hong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China

Received: February 10, 2022

Accepted: May 3, 2022

Published: June 30, 2022

To cite this article: ZHANG Hong. (2022). The Double Sources of the Legend of the White Snake and Its Overseas Influences. *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 (2), 088 – 094, DOI: [10.53789/j.1653-0465.2022.0202.011](https://doi.org/10.53789/j.1653-0465.2022.0202.011)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s://doi.org/10.53789/j.1653-0465.2022.0202.011>

Abstract: The study on sources of the Legend of the White Snake varies from scholar to scholar. It can be culturally related to the Chinese culture of evil spirits. Its elements were dispersedly shown in the Tang Legends and earlier Wei-Jin Mystery novels but never integrated into a complete story or text. Most scholars believe that the text of the White Snake was established in the script of Ming dynasty and developed in the opera of the Qing dynasty. There is a grea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ext in Song and Ming dynasty and that in Qing dynasty and the source of the added plots such as “stealing a magical herb” and “The Leifeng Pagoda” are still needed to be under discussion. In this paper, the written texts in *Three Words* will be compared with the oral texts in *Baixue Yiyin* or other Chinese operas. These two sources are intertwined and resonated with each other in their development of the theme, the characteristic of white snake and the intention, and further reflect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imagination of the public and literary creation through multi-media retellings, and all of these further influence the spread of the Legend of the White Snake overseas.

Keywords: the legend of the white snake; oral source; written source; overseas spread

Notes on the contributor: ZHANG Hong is a postgraduate student at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and majors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Her academic interest lies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Chinese Literature, and Japanese Literature.

白蛇文本的雙線淵源及海外影響

張 紅

杭州師範大學外國語學院

摘 要:白蛇文本的淵源學界意見不一,文化上溯源可至中國的精怪文化,散見於唐傳奇和更早的魏晉志怪小說,但無一個完整的故事和文本。多數學者認為白蛇文本在明代話本中定型,在清朝戲曲中得到發展增補。宋明的白蛇文本與清朝的白蛇文本呈現出較大的差異,驚變盜草、生子塔倒的情節來源也尚有討論餘地。本文將以《三言二拍》為代表的筆述文本和以《白雪遺音》及戲曲為代表的口述文本進行比較溯源,認為這兩條脈絡在故事主題、白蛇形象、寫作目的上各有側重,從中折射出大眾想像與文人創作的矛盾,並且進一步影響了白蛇故事在海外的傳播。

關鍵詞:白蛇傳;口述淵源;筆述淵源;海外傳播

引言

白蛇傳作為深植於中國民間的故事傳說,源流複雜,經歷了漫長的積累演變。對於白蛇傳的溯源研究學者們意見不一。有一部分學者從蛇文化和蛇女形象進行遠源研究,可以追溯到唐傳奇《太平廣記》中的李黃甚至更古早的蛇傳說。齊靜在《雷峰塔白蛇傳故事源流探析》中,將中國的精怪文化與蛇文化作為白蛇傳的古源,魏晉到唐宋的蛇故事及人蛇戀作為白蛇傳的近流,明清戲曲作為白蛇傳的發展與定型,並認為「白蛇傳的源流是從新的角度講述或延續老的故事。」^①日本學者川田耕在《〈白蛇傳〉中現代性的胎動》一文中也追溯了蛇在古代中國文化中的象徵意義。川田耕認為由於蛇與龍的文化意義逐漸分化,使得蛇的形象逐漸變得不詳,宋代以降,蛇與女性在民間故事中逐漸形成聯繫,二者都處於被邊緣化的地位。^②

這種溯源雖然探析了白蛇背後的文化源流,但不論是在情節結構上還是形象塑造上,明清成型後至今的白蛇傳都與魏晉到唐的蛇傳說差異很大。戴不凡在《試論〈白蛇傳〉故事》一文中,也反駁了唐人小說和現有白蛇傳故事的關係,唐人小說中的故事「除了一條能變美婦的白蛇精以外,和現在的《白蛇傳》故事很少相同。」^③

蛇女故事分佈在世界各地,具有相似的主題和結構。人蛇故事廣泛存在於世界各民族文化的傳說中,在國際通用的故事情節分類法即 AT 分類法中屬於 411 型,故白蛇的遠流記載並不能將具有中國特色的白蛇故事區分於其他文化。筆者認為,唐傳奇及之前流傳記載的蛇女故事,應歸結為程式故事(Formulas Stories)。程式故事指的是故事情節的模式化、公式化和格式化或故事版本的類同性。在民間文學中,寓言或故事有著相同的情節類型和母題庫。根據具體情境的不同,往往差異很大,不存在一個固定的源文本,在民俗學上被稱為「異文」。^④

蛇女故事在世界各國都有著諸多版本,也見於中國不同歷史時期的記載中,宋之前的故事中並未顯示出不同于其他文化的特質,也與現在流傳的白蛇傳說面目迥異。唐傳奇及更早的魏晉志怪小說可視為一種「異文」現象或「程式故事」。如傅惜華認為白蛇傳故事的起源應在南宋時期,^⑤戈中博則認為白蛇傳故事的

起源應在北宋時期的河南湯陰的許家溝村，當地流傳的「白蛇鬧許仙」故事在宋室南遷以後在杭州一代廣泛流傳。許家溝村的白蛇故事已經有了報恩成親和水漫金山、生子拜塔等關鍵情節。^⑥到了這個時期，白蛇傳故事才從程式故事中脫離出來，發展出家庭倫理、報恩等中國特色的因素，成為後世眼花繚亂的白蛇演繹的源頭。

本文中的文本是指一種泛文本概念，並且按照比較文學的理論觀點將文本淵源分為口傳和筆述，實際上白蛇文本的形式更加豐富，為了論述的條理性這裡只列舉了一些代表文本。

一、賢妻良母的集體想像，口述淵源下的白蛇文本

現在多數學者認為白蛇傳的故事是從明朝開始定型，清朝的戲曲彈詞等民間藝術則是沿襲自《三言》中《白娘子永鎮雷峰塔》的故事。在這個過程中，白蛇故事的情節也產生了諸多變異，為了救被嚇死的許仙冒險盜取仙草和生下小狀元的情節讓白蛇成為一個賢妻良母的形象，逐漸脫離了妖氣，變得更加富有人性。

譚正璧先生所著的《三言二拍源流考》一書，對白娘子永鎮雷峰塔一捲進行了溯源，認為《盜草》《水鬥》諸事是清初黃圖珙所加，「白蛇產狀元」的故事由陳嘉言父女增加，方成培的改本則是根據俗本十餘種整理所成。^⑦

如今梨園界也認為是陳嘉言父女根據各地伶工在演出中的創造、增補了《端陽》《水鬥》《斷橋》《指腹》《祭塔》等場次。^⑧荷蘭漢學家伊維德則主張白蛇產子的情節形成於 18 世紀的舞臺表演中。^⑨

儘管關於創作者的說法不一，但是這些說法都肯定了盜仙草、水鬥、生狀元的情節乃是清朝戲曲增加的部分，或是由戲曲作家所加，或是由伶工演出創作而成。然而這些情節在《白娘子永鎮雷峰塔》中並無蹤跡可尋，顯示出自成脈絡的傾向。通過對下文中的民間口述白蛇文本的分析，可以看出這些情節是沿襲自民間的口傳體系，與《三言》故事平行發展甚至可能成型時間早於《三言》文本。

根據戈中博考據，白蛇傳應起源於一千多年前的北宋時期，發源于河南地區的「白蛇鬧許仙」，已經具備了報恩、盜仙草、水漫金山、產子倒塔等情節，是一個充滿民間美好想像的傳說。他認為馮夢龍筆下的《白娘子永鎮雷峰塔》有「移花接木」「東拼西湊」「人為雕琢」的痕跡。這個民間傳說很有可能隨著宋室南遷流傳至杭州，同時在記載中受到文人有意改動。^⑩

另外，通過對民間俗曲的考察可以進一步看到口傳淵源的脈絡。《白雪遺音》是一部清朝俗曲集，由清華廣生輯錄，嘉慶九年（1804）編訂，道光八年（1828）由玉慶堂刊刻，收錄了清代嘉慶、道光年間俗曲。其中的《玩景觀山》一篇已經和《白娘子永鎮雷峰塔》差異昭然，「玩景觀山在西湖岸，借傘在魚缸，贈銀還家，惹禍生端，搜入空花園，蘇州城，夫妻又得重相見，一對並頭蓮，慶賞端陽節，同飲雄黃把真形現，唬死了許仙，為盜靈芝、大戰白猿，因為盜仙丹，散瘟災，海島金山還香願，大戰在江邊，戰法師，水淹鎮江民塗炭，產下小狀元。」^⑪這是以白蛇為故事主體，以報恩為主題的敘事模式。

儘管《白雪遺音》的編訂時間在 1804 年，但是其內容誕生遠在被收錄記載之前。其中的俗曲有悠久的傳唱歷史。學界在研究時一般也將其中反映的民俗人情視為明清社會的記錄。《玩景觀山》一篇故事完整、情節完整，成型時間很有可能在下文的戲劇文本之前。

使白蛇傳流傳更廣，各方面臻於成熟的是方成培的《雷峰塔傳奇》（1771 年）。自敘：《雷峰塔傳奇》從來已久，不知何人所撰。其事散見於吳從先《小窗自紀》《西湖志》等書，好事者從而摭拾之，下里巴人，無足道者。方成培版本的《雷峰塔傳奇》流傳甚廣，保留在地方戲曲中，昆曲至今留存的《水鬥》《盜草》也沿襲於此，川劇也有扯符吊打一節。方成培的版本主要是依據民間傳說，因為應歸結為口傳淵源下的文本，與清初黃圖珙版本關聯不大，如黃裳所言方成培不會見過三十年前出版，又被觀眾遺忘的看山閣原本的，應屬於不

同脈絡下的創作。¹²方成培的《雷峰塔傳奇》的人物形象建立在民間的集體想像中，白娘子得到了極大美化，被賦予了「白雲仙姑」的名字，與許宣十分恩愛。此後的民間白蛇傳文本都受此版本影響，玉山主人創作的章回體小說《雷峰塔傳奇》，陳遇乾的《義妖傳》等等。這些作品都在保留一致的態度與故事框架，還衍生出一些藝術水準不高的，民間粗俗品味的作品如彈詞《義妖傳後集》。

從馮夢龍的《警世通言》完成的天啟四年（1624）至方成培版《雷峰塔傳奇》刊刻的乾隆三十七年（1771），百餘年間白蛇故事的核心發生了突兀的轉變。方成培所書《雷峰塔傳奇》是在民間故事的基礎上建立的，正如其在《自敘》闡述的那樣，早在方成培收集之前，《水滸》《求草》《祭塔》已經形成並廣泛流傳，故事變得繁蕪異常。可見人性化的白蛇故事在民間流傳已久，並不是從《警世通言》中增補而來。反而可能是文人執筆的文本掩蓋了口傳白蛇故事中的人性色彩，試圖改寫故事核心使之成為一個教化故事。而來自民間故事的白蛇戲曲則沿襲了人性白蛇的態度和情節。這種核心態度的不同讓筆述白蛇與口傳白蛇形成了兩條不同的發展線索，並在不同的傳播形式中得以體現。

魯迅曾在文章中寫道：「試到吳越的山間海濱，探聽民意去。凡有田父野老，蠶婦村氓，除了幾個腦髓裡有點貴恙的之外，可有誰不為白娘子抱不平，不怪法海太多事的？」¹³民間的白蛇傳已經形成了「文本共同體」。儘管受到教化故事的干擾，民間的白蛇故事始終有著自己的脈絡特色，口述淵源下的白蛇傳承載了民間對賢妻良母的倫理化想像，表現出濃厚的家庭意識，廣大民眾對白娘子的悲劇抱有深切的同情，這些特點沿襲至今，成為多數白蛇傳文本的基本立場。

二、警世與教化，筆述淵源下的白娘子

多數學者認為《三言二拍》卷二十八《白娘子永鎮雷峰塔》是白蛇傳的定型作品，也有學者認為宋話本《清平山堂平話》中的《西湖三塔記》是「許仙故事的雛形」。譚正璧在《三言二拍源流考》中認為《西湖三塔記》是《白娘子永鎮雷峰塔》，《西湖佳話》卷十五《雷峰怪跡》，《雷峰塔》小說及傳奇和《義妖傳》彈詞等的藍本。呂洪年也認為《西湖三塔記》是最早的白蛇故事。

《西湖三塔記》和《白娘子永鎮雷峰塔》都突顯了白蛇形象的妖性色彩，在情節上也有諸多相似之處，如上文所述這是警世教化目的下的蛇妖害人的故事。馮夢龍的《白娘子永鎮雷峰塔》一卷，移植了《西湖三塔記》的情節，又融入了民間故事的內容，也就是戈中博所說的「移花接木」。《白娘子永鎮雷峰塔》在情節上更為完整成熟，又有明確的教化意圖，在後世流傳中影響更大，因此筆者贊同將《白娘子永鎮雷峰塔》視為筆述白蛇傳的定型之作。

馮夢龍的《白娘子永鎮雷峰塔》具有濃厚的個人創作色彩，儘管作者強調了自己寫作的教化意義，但是王蒙認為這個題目「白娘子」三個字實際上肯定了白蛇「人」的性質，「永鎮」也帶著遺憾。¹⁴根據前文的梳理也可以推測，這種遺憾和「人」的性質，是根植在口傳故事中的特質。馮夢龍的在改寫過程中不可能完全剔除民間痕跡，這種「移花接木」的痕跡也是白蛇傳分化為兩條發展脈絡的痕跡。

馮夢龍的小說在教化目的和文本塑造上形成的這種矛盾，既是傳統的情與理的衝突，也是文人敘事對民間故事的干擾。馮夢龍的白蛇故事雖然是在民間傳說的基礎上創作而成，但是誠如呂洪年所言：「古代沒有「忠實記錄」的原則」。文人在創作過程中受傳統道德觀影響較大，很大程度上會偏離民間文學的原貌。文人執筆下的蛇妖故事，從唐傳奇開始，蛇的形象就非常可怕，宋代更是將蛇與女性聯繫在一起，蛇女代表著淫亂與危險。馮夢龍沿襲了這種態度，在民間故事的基礎上著力渲染白娘子陰鷙狠毒的一面，出於警示的目的設置了白娘子威脅許宣，偷盜和糾纏不休的情節。

馮夢龍在《醒世恒言·敘》中稱「明者，取其可以導愚也；通者，取其可以適俗也；恒則習之不厭，傳之可



久。」寫書的目的在於「有益教化」。^⑤這種「人工雕琢」的教化故事隨著《三言》的刊刻流傳形成了與口傳白蛇故事不一樣的筆述白蛇文本脈絡。

筆述淵源下的白蛇文本,故事主體以身為男性的許宣或許仙為主,對白娘子的刻畫集中美貌的誘惑和對男人的糾纏。在國內影響了清初黃圖秘的《看山閣樂府雷峰塔》,李斌在《白蛇傳的現代闡釋》中認為黃圖秘所參考的前人之齒吻極有可能就是《白娘子永鎮雷峰塔》。雖然是作為戲曲文本,但是黃圖秘版本堅持人妖有別,對民間演出中有「白娘生子得第」一節也持反對意見,主張與「永鎮」一脈相承的悲劇結局。^⑥而在海外,由於書籍這種載體在海外傳播中的主要地位,很長一段時間這種筆述淵源下的白蛇傳佔據了傳播和改編的主要位置。

黃圖秘對民間演出版本白蛇傳的批評,進一步體現了文人筆述與民間口傳兩條創作淵源的衝突。文人執筆的《白蛇傳》堅持人妖有別的倫理觀,將白蛇視為淫亂與兇殘的妖性之軀,反射出男性的欲望與恐懼,背後都有著強烈的教化目的。民間的集體創作則出於百姓對家庭生活的嚮往,將白蛇的妻子身份放大,逐漸人性化,通過生子情節完成了從蛇妖到賢妻良母的身份轉換。

三、雙線淵源的形成與海外影響

呂洪年在《〈白蛇傳〉的古源與今流》一文中已經指出文人創作和民間創作在承襲源流上、創作目的和發展線路的不同。因此將白蛇傳說與《白蛇傳》分開來談,將文人創作的白蛇故事歸為《白蛇傳》,民間流傳的白蛇故事歸為白蛇傳說。^⑦

本文以比較文學中淵源學的分類將白蛇文本分為口述淵源與筆述淵源兩條發展脈絡。認為現有的白蛇傳說文本系統具有兩條略有差異的淵源系統。

一個是民間口口相傳的口述淵源,成型時間可能早在明朝之前,在方成培創作《雷峰塔傳奇》前已經廣為流傳。白娘子在民間傳說中已經是一個報恩救夫,生下狀元的充滿人性的形象,投射出民間對完美妻子形象的想像和濃厚的生育倫理觀。清朝戲曲中的白蛇傳情節也並非承襲自《三言二拍》,而是與這種口述淵源一脈相承。

以《三言二拍》為代表的筆述淵源則受教化目的和文人趣味的影響,偏重於表現蛇女的可怖,以此警醒世人,並且對歷史更為悠久的口傳文本進行了有目的的改寫。在白蛇文本的演變中,文人執筆與民間集體創作的矛盾時隱時現。

雙線淵源的形成與演變進一步影響到了白蛇故事的海外傳播,筆述白蛇傳的主要載體是書籍,口述白蛇的載體更多樣,包括戲曲、彈詞等民間表演形式。書籍在古代的海外傳播中占主導地位,故白蛇形象在海外傳播中常是淫亂狠毒的蛇妖形象,海外對白蛇傳的譯介與改編也多參照筆述白蛇傳,這也給海外的白蛇改編作品留下了妖氣詭異的故事底色。儘管近代海內外交流變得方便,口傳白蛇故事也逐漸傳播到海外,但是筆述白蛇傳中的諸多情節和妖性氣質依然留存在海外的白蛇作品中。這與國內早已習慣的賢妻良母式白蛇故事形成了有趣的對照。

白蛇傳很早就隨著書籍流傳到了日本,有著悠久的改編歷史。從江戶時代到 20 世紀的日本電影,都有白蛇傳的身影。這些改編大多以馮夢龍的書籍為底本,與國內的筆述白蛇傳一脈相承。日本江戶時代的作家上田秋成(1734—1809)根據馮夢龍《三言》中的《白娘子永鎮雷峰塔》一卷創作了《蛇性之淫》,收錄於《雨月物語》一書。從題目上即能看出故事沿襲了蛇女感人的主題,保留了白蛇對男性主角兩次追逐的情節,甚至更加突出了蛇妖的淫亂情欲和狠毒的性格。上田秋成還將白蛇傳與日本的道成寺傳說融為一體,將情欲與人間倫理的衝突推至高點。

由於中日之間主要是以書籍為傳播方式，日本流傳的白蛇傳故事受白蛇傳筆述淵源的影響較大，都保持了妖氣瀰漫的氣質，呈現出和中國白蛇傳不一樣的發展傾向。直到 1956 日本拍攝的電影《蛇性之淫》依舊是以上田秋成的原作為底本，沿襲了白蛇傳故事中女性魅惑殘忍的一面。相較於中國的複雜流變，日本對白蛇文本的演繹更多的保留了筆述淵源中的蛇妖元素。

直到近代中外交流變得更加頻繁，口述白蛇文本通過個人譯介才開始對海外產生影響，並且逐漸佔據了傳播上風。由羅靚著，王佳姝譯的《「真知」與「迷思」，「先鋒」與「流行」的交織與共振——二十世紀之交的白蛇傳說重述與白蛇表演新變》一文中提到「馮夢龍版本在十七世紀末似乎已經退出了流通」，二十世紀之交白蛇傳的兩部重要英文譯作，美國傳教士吳板橋的《白蛇之迷》和美國外交官克勞德的《杭州：天堂之門》，都受到了口述文本彈詞版白蛇傳的影響，吳板橋居於鎮江，鎮江的故事講述也成為《白蛇之迷》的資源。^⑧

而在近代日本，根據林芳雄的小說改編的同名電影《白夫人的妖戀》（1956）也出現了盜仙草和爆發瘟疫這一鎮江傳說的情節。但是由於筆述白蛇傳的長久影響，電影中的白蛇依然是妖性濃厚的形象。電影中保留了《白娘子永鎮雷峰塔》中的盜取庫銀和兩次追逐許仙的情節，並且在很多場面展現了白娘子作為情欲的化身對許仙的誘惑。電影中，許仙將白娘子贈予他的紅色紗巾覆蓋在臉上，深深地沉陷於對白娘子的迷戀。這種情欲與誘惑的展現，正是沿襲了筆述白蛇傳對蛇妖惑人的書寫。儘管口傳故事中的瘟疫情節也已進入電影中，但是卻發生了極大變異。在中國民間故事中，白娘子為了挽救百姓性命，上山采藥熬製成湯解除瘟疫。但是在這部電影中，白娘子為了取悅許仙，指使小青下毒，以此讓家中的藥鋪生意興隆。這種看似匪夷所思的情節，考慮到筆述白蛇傳對日本的影響，便可以解釋這種陰毒的行為。從江戶時代傳入日本的白蛇故事，都是文人執筆的具有警示意義的白蛇傳，具有妖性的白蛇形象根深蒂固，展示了筆述白蛇傳在海外的強大悠久的影響力。

隨後日本繼續推出了動畫電影《白蛇傳》（1958），其中加入了求仙草和水漫金山這兩處脫胎於口述淵源下的故事情節，並且口述白蛇傳中充滿人間溫情的演繹和白娘子情意深重的形象也影響到了這部動畫。動畫中白娘子為了拯救許仙，甘願放棄自己身為妖的力量和永恆生命，這個情節脫胎於「盜仙草」的情節，展現了白蛇人性的一面。在水漫金山中，儘管力量微薄，但還是乘船前去金山寺，冒著生命危險希望見到許仙，已經轉變為一個情深義重的妻子形象。故事最後走向大團圓結局，白娘子與許仙長相廝守。即是迎合動畫的受眾，也展現出近代交流中，口傳白蛇故事對海外作品的影響。

口傳與筆述，這兩條文本脈絡，在近代複雜的跨媒介演繹下逐漸產生交叉與互動，帶給白蛇文本更多的張力與內涵。白蛇文本的演繹具有歷史悠久、跨媒介的特點。梳理清其淵源上的雙線脈絡，從中透視時代下的文化變遷與創作衝突，理解白蛇文本中複雜的政治、性別、隱喻色彩。對當下方興未艾的白蛇文本改編也具有借鑒意義。

注釋

- ① 齊靜：《雷峰塔白蛇傳故事源流探析》，《地域文化研究》2020 年第 3 期。
- ② 川田耕：《「白蛇伝」にみる近代の胎動》，《京都学園大学経済学部論集》2014 年版。
- ③ 戴不凡：《名家談四大傳說：名家談白蛇傳》2006 年版，頁 3。
- ④ 尹建民等：《比較文學術語彙釋》2011 年版，頁 50。
- ⑤ 傅惜華：《白蛇傳集》，中國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
- ⑥ 戈中博：《名家談四大傳說：名家談白蛇傳》2006 年版，頁 114-117。
- ⑦ 譚正璧：《三言兩拍源流考·上》2012 年版，頁 442。



- ⑧ 根據浙江昆劇團 2021 年 6 月 14 日演出《雷峰塔》的場刊。
- ⑨ (荷)伊維德:“海內外中國戲劇史家自選集”2018 年版,頁 4。
- ⑩ 戈中博:《名家談四大傳說:名家談白蛇傳》2006 年版,頁 114-117。
- ⑪ 鼎秀古籍全文檢索搜尋平臺 <http://103.242.200.9/ancientbook/portal/readPage/E0BEEE0B340D4F11AC9B95D04F2BA0AB/101/index.do?heightWord=%25E7%2599%25BD%25E8%259B%2587%25E4%25BC%25A0>。
- ⑫ 黃裳:《西廂記與白蛇傳》1953 年版,頁 43。
- ⑬ 魯迅:《論雷峰塔的倒掉》,《魯迅全集第一卷》2013 年版,頁 80。
- ⑭ 王蒙:《白蛇傳》與《巴黎聖母院》,《大舞臺》1995 年第 1 期。
- ⑮ (明)馮夢龍:《醒世恒言》2019 年版,頁 1。
- ⑯ 李斌:《白蛇傳的現代闡釋》2017 年版,頁 35。
- ⑰ 呂洪年:《名家談四大傳說:名家談白蛇傳》2006 年版,頁 176-177。
- ⑱ 羅靚,王桂妹:《「真知」與「迷思」,「先鋒」與「流行」的交織與共振——二十世紀之交的白蛇傳說重述與白蛇表演新變》,《東嶽論叢》2020 年 12 月第 12 期。

(Editors: LI Ruobing & Joe ZHANG)